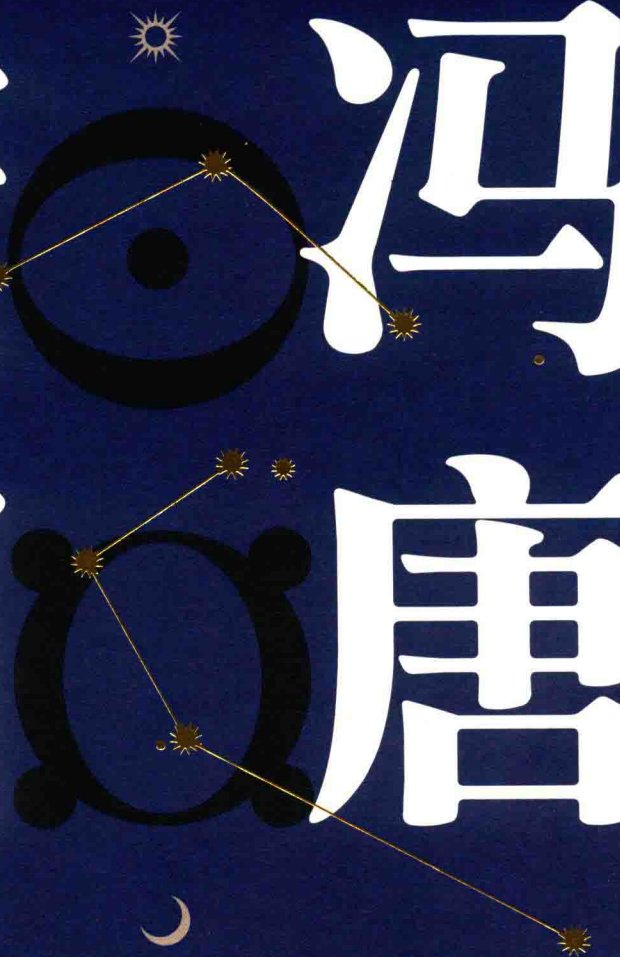


安·冯· 阳·唐

A stylized constellation graphic is overlaid on the dark blue background. It features several small, multi-pointed star symbols connected by thin, golden lines. The stars are positioned around the central characters of the title, creating a celestial map-like effect. A small crescent moon is also visible near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graphic.

短篇小说集

The First Short Stories Collection

关于权谋、情欲、历史、悬疑的精妙寓言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安 阳

冯唐 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阳 / 冯唐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12 (2018.1重印)

ISBN 978-7-5339-4941-9

I. ①安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54278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特约编辑 孙雪净
装帧设计 朱镜霖

安阳
冯唐 著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 820mm × 1150mm 1/32

字数 104千字

印张 5.75

印数 25,001-45,000

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号 978-7-5339-4941-9

定价 4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写给二十年之后的我（代总序）

六十六岁的我：

你好啊。

我有个大我九岁的哥哥，昨天开车离开北京，去海边了。他恨北京，但是又怕冷，所以冬天像熊一样宅在北京的暖气里，暖气一停，海棠花一开，他就逃离北京，去山东的海边杀掉一年里的其他时间。

就像他习惯性地恨北京一样，他也习惯性地打压我，在过去的四十年里，总强调我不如这个人、不如那个人。当我在世俗的标准里似乎比这些人牛逼了之后，他又会强调一切到最后都是无意义的，无论从宇宙还是佛法的角度看，我们都如恒河沙一样平淡无奇。昨天，我给他饯行，他没喝酒，平生第一次没打压我，说了如下的话：

“老弟啊，我不是打击你啊，其实人和人都差不多，谁能比谁强多少啊？但是，极其个别的人，后天遭遇了绝大多数人没遭

遇的事儿，还万幸地活了下来，就成了所谓的天才。所以，天才不是天生的，天才是后天的偶然。比如我一个同学，失手把三岁的儿子从三楼摔了出去，儿子竟然没死没伤，之后看什么事物都是0和1的组合。后来他儿子就成了顶尖的电脑黑客。我回想你的成长，你五岁那年生了场大病，甲肝、高烧、胆道蛔虫剧痛，差点儿没死掉，活过来之后，你脑子坏掉了。还有啊，十岁那年夏天，下雨，你不赶着回家，在槐树下坐着，看中学的女生放学往家赶。雷劈下来，槐树死了，你没死，你脑子进一步坏掉了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我承认你与众不同，是个后天形成的天才。”

今年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，我很快就要四十六岁了。被我哥哥的话提醒，回看我被雷劈的前半生，我如果在二十六岁时遥想四十六岁，会如何勾勒这二十年的日子？

我很有可能会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，每天六点起床，七点查房，九点上手术或者出门诊，中午或许能睡一下下，下午再上手术或者泡图书馆，晚饭或许能喝一点儿酒，酒后想想某个美丽的护士或者某个美丽的病人，某些局部的细节或者整体的感觉，多数时候也就是想想，少数时候想得难受了，就写写。我手臂小肌肉群能力出众，这二十年里应该做了不少台很好的手

术，让不少妇女延长了生命，但是这些人中的小一半会在手术后的五年内死去，战胜不了卵巢癌的大数规律。我比较鸡贼，这二十年里应该能选好合适的科研角度，在《中华医学》《中华妇产科学》等“中华”系列杂志发表二十篇以上的文章，如果运气好，或许还能有一两篇发在 *Nature* 或者 *Science* 上。在二十六岁之后的二十年里，我应该可以升教授，但是协和医院妇产科有六十个比我更资深的教授，所以我没有一丝可能做妇科主任或者副主任。

实际发生的是，我二十七岁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，马上去美国念商学院了。毕业进了麦肯锡，靠着说清楚商业上的复杂问题挣钱吃饭，一干小十年；后来去了一家央企，先负责战略，做了六家上市公司的董事；再后来创建了亚洲最大的医疗集团。四十三岁后辞职，全职做医疗投资，至今。

这二十年里，每周八十小时的工作并没有成功抑制住我的表达欲，我压榨睡眠和假期，周末写杂文，春节年假写小说，大酒吐完写诗歌，大概两年成一本书。至今为止，出了六本长篇小说、一本短篇小说集、三本杂文集、一本创作诗集、一本翻译诗集。

我哥哥有一次喝多了说：“其实啊，你在文学上的运气超级好。你看啊，你写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半自传‘北京三部曲’，拍成了电影电视剧，很多青春期的学生会读、很多想了解北京的人会读。你酒后乱写的‘怪力乱神三部曲’，其中《不二》成了卖得最好的繁体中文小说，你还没被佛教徒打死，你真鸡贼。过去十年，你的短篇小说也卖了好几个电影改编权，杂文集就一直在你一直瞧不起的机场书店里卖着。你还创立了超简诗派，每到三月，有自来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‘春风十里不如你’，多少诗人写了一辈子一个字儿也留不下来啊。你还重译《飞鸟集》，创造了在21世纪诗集被下架的历史。其实，你想想，你还想干吗？多寿招辱，你现在死掉，相当完美。”我想了一下，我哥哥说得对，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，多数没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。卡夫卡，四十一岁死了；劳伦斯，四十四岁；王小波，四十五岁；凯鲁亚克，四十七岁；卡佛，五十岁。

一个日本朋友送了我一张巨大的纸，纸的大标题是“二十一世纪”，下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从2001年到2100年的每一天。他想用这张纸劝我，珍惜光阴，努力奋进。我在这张纸的面前站了一会儿，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事实，在这密密麻麻的日期里面，必

然有一天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天。我想到的是：

第一，绝不在无聊的人和事儿上浪费时间，哪怕一天。

第二，继续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推进医疗的进步，缓解人类肉身的苦。

第三，呼吸不止，写作不止，老老实实在地放开写，能写多少算多少，看看还能写出多少人性的黑暗与光明，缓解自己与他人内心的苦。

第四，少见些人，多读些书。见人太耗神，做幕前工作，我蠢笨如猪，在书里和写作里，我游得像一条鱼。

活着活着就老了，活着活着就挂了。

天亮了，睁开眼，又赚了，希望二十年后能看到你。不一。

冯唐

2017年4月于北京 不二堂

目录

天下卵 _ 1

安阳 _ 59

麻将 _ 76

廊坊有个秦始皇 _ 88

不叫 _ 101

刺客列传 2004 _ 130

球 _ 143

小明 _ 155

附录：初版自序 _ 168

天下卵

1

铁器时代。

东亚，北方，蛮族的首都上京。依水而建，有条小河在城边流过，经营多年，房密，路仄，人杂，车稠。

碧蓝天，无云，黄沙地，没草。街道边，胡杨林缩紧身形，枯骨一样，不见一片叶子。

大太阳，没有一丝风。房檐下的乞丐一口痰吐在沙地上，溅起尘土。痰在瞬间被阳光抽干，发出细细的嘶嘶的响动。

灰黑色页岩的皇宫在上京的中央偏北，占地千亩，四城门，四角楼，城墙的厚度超过高度。五丈壕沟环皇宫，每门各有吊桥。

太阳更烈，街上拴马桩上干枯的裂痕更深。马的眼皮紧闭。街边到处半掩的蓄水缸只剩淡白色的水渍。

几个缩紧身形的太监亮一下腰牌，待吊桥放下，疾步走出

皇宫，在城市的角落里换上便装，遮住腰牌，然后消失在无名的街道中。

忽然风起，马的鬃毛飞起，大滴的雨点砸在黄沙地上，溅起尘土，很快润湿地面。

雨水从皇宫内宫殿的各个屋檐流下，流到殿基，殿基四面狮头吐水，流到地表，地表的地沟带着所有的水汇聚到后宫池塘。

后宫圆形的池塘里，莲花，莲叶，水珠在莲叶上保持珠状。池塘中间白色大理石柱，柱头上雕刻半开莲花。

快刀刘家的池塘比皇宫里的大两倍，没有莲花，有上京里唯一的一池金鱼，棚子遮着。池塘中间没有白色大理石柱，但是池塘周围，四根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柱，柱头上雕刻半开莲花，躺倒，互连成正方形。如果这四根柱子竖起来，在全上京任何一个角落都望得见，比皇宫后花园的，高多了。

着便装的太监们被蒙着眼睛，站在池塘旁边，身体微微颤抖，看不见他们的表情。池塘的水慢慢退去一半，池塘中间浮现半个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卵。太监们被人带领，疾步趋入大理石卵中间的暗门。他们听见水声，闻见水汽。出来的时候，每人双手搂捧一个红绸包，满脸微笑，无比小心，快步消失在上京城。

入夜，月圆，上京迅速变冷。

快刀刘独坐在他爸刘老刀的床前，等他死掉。

雨基本停了，最后的一大滴雨水从屋檐缓慢地滴到院子里。快刀刘看着一大滴鼻水从刘老刀的鼻子里鼓出来，漫过斑白的鼻毛，流过嘴角，雨滴一样，滴落到床下。

“爸，你真要死啊？”快刀刘面无表情地问。

“嗯。短则两天，长则十个月。我连着七天梦见你妈的左手。你记得吧，我早年西去大秦学割卵，一去四年，你外公逼你妈嫁别人，你妈一刀剁了自己的左手，桡骨和尺骨都断了。”

“你还能预言生死啊？你没教我啊！两天学得会吗？”快刀刘说话总是这么直接，尤其是他没必要不直接的时候。

“这种东西，教不会。但是任何一个行当，做到顶尖，都能反观内心，自己什么时候死，就像在湖面看自己的影子，在天上的云彩里看自己的将来，基本是清楚的。念经念明白了的和尚，画画画开了天眼的画师，脚丫子能当手使的勇士，到了自己该死的时候，都知道，就像听见身体里，有一只手在敲门。你再过三四十年的，自然就明白了我今天对你说的。”

“好。你也活得不短了。”

“你说话像你妈。你妈比我狠。”

“不狠能干咱们这个替太监净身的行当？我爷爷是刽子

手，他信天竺来的佛教，他说，三点。第一，生和死本无不同。第二，他的刀快，快到被砍头的人还来不及感到痛就死了，造福死者啊。第三，上了刑场的，基本都是造了孽的。第一点，我爷爷是骗人的。第二点、第三点，都在理。我们骗人卵蛋的，哪条都靠不上，怎么说都是作孽。男的没了卵蛋，是什么？”

“没了卵蛋，做成了有卵蛋的人做不成的事情，就是男人。想得势，先去势。”

“你真要死了？脑子这么清楚？我再给你找个大夫，再吃点儿药？新运来了上好的大麻和鸦片，都是今年的新烟，还有西域的女人，要不你再爽爽？”

“你比你妈还啰唆。不吃药了，肠子都绿了，血都蓝了，不要毒品和女人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爽过了。大和尚临死前，好多事情要交代，他看得到他后面三四代传人。我这点体力和脑力，集中到现在，有事儿要交代你。”

“我一个月割四十个，你一个不割，这样已经二十年了
吧？”

“你刀法比我好，比我年轻的时候都好，你主刀五年之后，技术就比我盛时好，我不担心这个。”

“我们的钱，你、我，算上你孙子刘瑾，绞尽脑汁花，也够了。咱们的院子，如果打开所有秘道，除掉所有帐幕，比皇

宫更大。咱们的人脉，嘿嘿，你已经不问这些事情很多年了，反正你也走不出这个房间了，让你知道一些无妨。即使当今皇帝是中兴明君，如果我们愿意，这里的皇宫明天就能发生内乱，南方边界上的军队明天就能兵变。”

“我不担心这个。我刚开始割卵，有给钱的，但是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最多在我门口留下一捆柴火或者一只羊，转身哭着走了。我知道他们会想念，就把所有切下来的阳具和卵都用防腐香料处理好，风干好，红绸子包好，和他们的手印一起。等这些可怜的孩子，多年以后，或许觉得缺了点什么，回来找，还在。你改变了路数。第一，你开始不要钱，做了檀木盒子，装了阳具和卵，寿辰的时候，送给你觉着能成事儿的太监。你看人比你用刀更好，绝少看错。你出钱出力，你看中的这些太监又互相提携，他们基本都混出来了。第二，你开始创立迷信，说阳具和卵赎回去枕在枕头下，睡前冥想，先做春梦，再成大事，比阳具和卵长在两腿之间更好，比男人还男人。一开始，这是混出来的太监舍利浊说的，喝多了的幻觉，或者他已经彻底疯了，但是你把这种说法变成了公论。第三，你消灭了所有红绸包里的指纹，贴上只有你知道的数字。你重新开始收钱，谁来赎，按重量计价，百倍于黄金。”

“你担心刘家后代不济？刘瑾的手比我还快，我看他行，我要是送他去大秦学医，上一年语言学校，再学三年医学，就

没人能教他了。小男孩的哭声还没起，他的卵没准就已经在刘瑾手上了。动刀这里，老天欠我们刘家的，谁让我妈少了一只左手呢？”

“我担心，你以后不割卵了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割卵需要这么快的刀吗？需要积累这么多钱吗？需要控制这么多人脉吗？”

“你觉得我们世代只能割卵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不这样想，我一直就不这样想。你到底还活两天还是十个月？安息新运进来的女人一般，脸上毛孔太粗，下面太松，但是大月氏国新运进来的大麻实在好。”

3

天还没亮，漆黑的皇宫里星星点点，已经亮了几盏油灯。皇上和嫔妃们还睡着，厨房里，水汽弥漫，三个年轻太监已经开始杀鹿取血，拔摘鹿毛、兔毛，准备一天的食物。

太监曷石说：“昨天做梦，梦见了我来生。”

太监曷鲁问：“你来生是猪是狗？我梦见过我的来生和来生的来生，都是太监。梦里我往上一摸，没有胸，说明我不是女人；我往下一摸，没有蛋，妈妈的，我再摸、再摸，还是没有

蛋。我还是太监。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我梦见我成了一个女人，全身光着，涂满香料，等着去见皇上。妈妈的，就是来生是猪是狗，也比你太监强。”

太监曷刺说：“你要是能梦见睡一个女人就好了，那这辈子就能发达，下辈子也有机会当男人。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我们要梦见睡一个女人，必须枕着自己的卵睡。枕别人的卵都不行，梦见的都是别人睡女人。”

太监曷刺说：“卵都在快刀刘手上，我们这样拔兔毛，什么时候才能混出来，把自己的卵赎回来啊？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妈妈的，卵都是按重量计，百倍于黄金。什么时候能有这个钱？”

太监曷鲁放下手上的兔子，白眼向天，像是问曷石和曷刺，又像是问天：“你们说，当今世界上谁最爽？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皇上啊。想睡谁就睡谁，一天一个，一个月不重样。想杀谁就杀谁，‘我让你爱民，你竟然增税，杀’‘我让你强兵，你竟然减税，杀’。”

太监曷鲁是三个年轻太监中进宫时间最长的，说：“那也叫睡？那叫配种。沙漏竖起，最多不许过十五分钟。过了就有老太监去敲门；还不完，就有老太监一边敲门一边读古训，说社稷为重；还不完，就推门进去。都是先帝学汉人闹的毛病，

这么整出来的孩子，也没看到多少齐整的。再说那些嫔妃，都是有利益关系进来的，各个世家来的，各个藩国送的，胡子一个比一个重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排在一起，比满朝文武百官还难看。再说杀人，皇上要依靠官僚们，如果里面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他能把他们全杀掉吗？上朝，全是事儿；下朝，全是奏折。老太监亲眼看到皇上看着看着奏折，一口吐出来。”

太监曷刺说：“我看白车子室韦大将军最爽。大马，金刀，铁骑十万。每次南下，从汉人那里抢来的新鲜姑娘，都是白车子室韦大将军先使，听说一个比一个好看，像小绵羊一样娇小。还不用看公文，白车子室韦大将军说过，谁给他的公文超过三十个字，就剁谁的手。”

太监曷鲁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全国一半以上的壮年男子在白车子室韦大将军的军中，皇帝能放心吗？你知道吗，白车子室韦的九族都在一个小院子里圈着，院子周围都是柴火，一个火星儿就成烤肉。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这么说，还是快刀刘最爽。钱多得花不完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所有的大太监都是他好朋友，大太监的卵都是他送的。他有个密码本，只有他知道怎么读，哪个卵是哪个太监的。”

太监曷鲁说：“但是快刀刘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一个屠夫。死了之后，和我们一样，就是一块臭肉。”